

艺苑风景丛书

李瑶音 / 著

歌咏的 季节

李瑶音作品选·中短篇小说卷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李瑶音作品选·中短篇小说卷

歌咏的季节

李瑶音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瑶音作品选/李瑶音著,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;
2003.12
(艺苑风景)
ISBN 7-104-01873-5

I. 李…… II. 李…… III. 李……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
当代 IV. 1217.2.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3) 第108108号

艺苑风景丛书·李瑶音作品选
李瑶音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)
(邮政编码: 100086)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深圳市天之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3000千字 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150印张 20插页
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3000册

ISBN 7-104-01873-5/J 808 定价: 200元



她是一个诗人

——李瑶音作品集序

徐 刚

我是 16 年前认识李瑶音的，读过她的小说，我一直想问她；你为什么 not 写诗？假如我的读后感不算荒谬，我猜想李瑶音的走向文学之路是受了诗歌的影响，并且始终在她的小说的架构中同时编织着诗的意境和梦想的，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我感动了。

我们匆匆忙忙地相识，可以聊天，谈文学，那时我对李瑶音的印象是有一点寂寞，对陌生的文坛虽然向往却又心存疑虑，我甚至觉得年轻而又漂亮的她，似乎有点沧桑之感。她在作品的诗情画意的舒展中，随着人物性格的展现，有时会苍凉的一笔浓浓淡淡有意无意地涂抹着，却让读者如我心惊肉跳，从我最早读到的作品中的刻意，到 16 年后才读到的《春归何处》的随意，我骤然想起生活磨练着每一个人，所不同的只是 16 年前叫我“老师”的文学青年已烟消云散，所剩无几，李瑶音还在，捧着一本厚厚的小说集，居然在 16 年后的北京找到了我，使我惊喜的还有她的虎头虎脑的聪敏儿子，一刻不停地蹦来跳去又闹又玩。匆匆忙忙地谈完集子的事后，李



瑶音母子便回深圳了——她已经离开杭州，岁月把多少人送到了那一条匆匆来去的远离故乡的路上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为钟吟的情怀感动，我爱读李瑶音笔下这样的文字：

铁门洞开着，积雪把荒芜的大院变成了圣地，可是在无瑕的洁白之地上，不知已被什么人践踏过了，凌乱脚印和两条清晰的车辙交织着，粗鲁地涂在那里（《春归何处》）。

较之于刻划人物，李瑶音更是一个抒写心灵的好手，在这一点上我读不出任何生硬和矫饰，有时好像是顺手拈来却有浑然天成之感，比如《春归何处》的结尾，三江市热闹的夜晚，钟吟的一颗孤独的心，不要轻易说碰撞或撞击，真正的孤独是茫然、无助、不知所措，是太多的人太多的物质占挤了所有的空间，是浓得化不开的一种情结不想留在心里了却又无处寄存，是无边无际的陌生、冷漠，是白天和黑夜一样包裹着的虚伪、恶浊、为名利的争斗，而又有几许人才是为情感而焦虑、憔悴？精神就这样被放逐了，出国，到美国去，那是寻觅还是逃避？美国是什么地方？人间能有天堂吗？我们不知道钟吟后来到了那里，只知道那个夜晚，“江滨公园的一条条石凳都让一对对情侣占据了，找不到一个宁静的去处。不知不觉，钟吟来到了那白天拥挤夜晚空荡荡的旅游车停车场，走到曾和立华站着说话的那个角落。喷水池台阶下的那根灯柱依然孤独地站立着，只有它的影子默默地陪伴着它，不弃不离，朝朝暮暮。”

这个结尾是感人的，在读到结尾之前，我还曾想过立华到底醒醒没有？读完掩卷，醒不醒都无所谓了，作者已经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了，真正可以不弃不离地陪伴我们的，是我们自己的影子。我们消失了，影子便也消失了。也有读者认为



李瑶音的作品清新细腻但往往失之轻巧，我却并不这样认为，如果脱离了程式化的人物塑造的评价，诸如重大题材、主旋律等等，李瑶音恰恰是一个能从心灵上挖掘，不露痕迹而又入木三分的作家。在这一点上作者的诗人气质及善于联想，使她写得得心应手并且从容不迫。李瑶音是在诗的意境中构写小说的。尽管她的小说一点也不缺乏故事、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发展，却总能读出或浓或淡的诗意、诗味来，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？

《小说界》1995年第2期的《冬天告诉你》，使我强烈地想起了一个词：感觉，那是一篇较为完整的短篇小说，阿玫、家娟、老公、别墅等等，但我却读出了别一种心得：李瑶音正努力用她的笔描述着她的感觉，在感觉真切时，她的人物便真切了；在感觉灵动时，她的文字也灵动了；在感觉迷茫时，读者也已迷茫了。

其实，在文学作品中，写感觉，准确、形象、动人地把感觉传递给读者，是难能可贵的，它需要太浓的含蓄、极为贴切而又精到的弦外之音、音外之意，一切的体悟和收获均在掩卷之后。《冬天告诉你》告诉了我们什么？是浓妆艳抹、纹眼线、住别墅而又渴望工作的细节吗？是，也不是，而归根结底动人心弦的却是那种“空空荡荡”的感觉而已。

“空空荡荡”就这样空空荡荡在李瑶音的笔下了。

也许，这是冬天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，当秋收已过，风雪来临时，大地已经倾其所有了，鸟雀也藏起来了，空空荡荡是也，但，季节更替，斗转星移，谁知道明年的春天、夏天和秋天是一种什么景致呢？空则实也，实乃空也！

这篇短文就要结束，有一种感慨油然而至，苦苦地写作



了十几年，李瑶音几乎在全国各大有影响的刊物上均发表过分量不轻的作品，殊属不易了。在今天写作已变得十分容易且日益商业化的日子里，我不知道作者以后的写作之路会怎么走下去，但，这已经不重要了，在中国的文坛上曾经有过一番经历，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，不就足够了吗？

李瑶音的作品不多，读者自会被她的才情、真实所感染，不赘。我还想说的就是欧洲人对作家的一个定义：那是一些写字很艰难的人，善哉此言。李瑶音就是一个这样的作家，我为有这样的朋友而高兴。

我实在不太懂小说，写了这么几句话权作为序吧。

徐 刚

2003年11月24日 北京

(徐刚，著名诗人、作家。近年倾注大量心力为环境保护四处游走，写下许多震撼人心的文字)



目 录

中 篇 小 说

春归何处	1
落地生根	53
传说并非古老	102
嗨,老记们	132

短 篇 小 说

留着那份期待	179
今夜看舞剧	192
冬天告诉你	203
夏 子	220
白日的夜	237
笛音悠悠	248
夏日的放弃	259
我是谁	275
啾,度假村	289





新 绿	303
五角钱的力量	318
水竹无花	321
歌咏的季节	323
明晨,本报无新闻 ——并非荒诞剧	337



春归何处

——怨春不语，算只有殷勤，画檐蛛网，尽日惹飞絮。

——辛弃疾

—

风，滑腻腻，湿濡濡，热融融，带着江边城市的笨重，拥挤与性感。

一长串车队由北向南逶迤而来，刚走上斑马线上的她俩，本能地往后退。

“我这次来，可能要在你那里住很长时间，不讨厌吗？”钟吟把左肩的大包换到了右肩。

“你这是说哪去了？当时接到林部长的电话，说有位女作家要和我住一段时间，我想都没有想就同意了。不怕你笑话，小时候我除了崇拜战斗英雄就是作家了。”苏洛笑得松脆脆的，“小时候那份天真呀，真是没法说。”

“有趣的是，有的人越长，越是天真得可怕！”

“对对，就是这么回事，我现在有些想法就是比从前还不着边际。”

长蛇似的车队半天才过完。苏洛把她带进了一条曲曲弯





弯的小巷。

“电影制片厂真的要拍你的剧本？”

“还没有最后定，他们只是让我来修改。看修改后的情况再定。”

“那什么时候能改好啊？”

“谁知道？”钟吟一下变得忧心忡忡起来。

苏洛却孩子般叫道：“快改吧，改成了让我来担任电影中的主角怎么样？”

“那你就得改性别。我这里头的主角都是男人。”

“原来你是个大男子主义呀！”

两人大笑，苏洛接着说：“我们的‘行宫’可算是闹中取静的一块风水宝地。只是景观条件差了些。那里本是一个街道小厂的仓库，薄薄的一层瓦片挡着一片天，冬冷夏热，倒是蛮符合自然规律。十多个平米，三人住，那禾田县办事处的两位农村姑娘睡上下铺，我在屋角占据一个小小地盘，塑料布一拉，就算互不搭界。”

“这是电台给你安排的？”

“有这么惬意吗？为了梦想成大电台的播音员，我可是什么要求也没有提。能借调，这本身就不容易呀！这行宫还是我亲戚的朋友托朋友找到的，每月付十多块钱的房租，就这么暂时将就着过。”苏洛说着这话，口气仍是那么松松脆脆的，愉悦怡然。

播音员的声音总是令人愉快的。

一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竖在了面前。苏落笑道：“行宫到了，将军下马！”

紧闭的大铁门上开着扇小门。从小门往里望，满院半人高的茅草，一条煤渣铺成的小路通向一排矮矮的工房。工房的一侧堆满了铁疙瘩木块块之类的杂物，似一座座小山……



姑娘吵嘴的声音从工房的最里头传了出来。

“两伊战争又爆发了，真够受！”苏洛的细长眼依然弯弯的，看不出她是在生气。

“有功夫来帮帮忙，客人来啦！”苏洛把铁门碰得咣咣响。

里面果然没了声音。四周少有的宁静。

推开屋门，冲眼就是一架双层铺。幕布一样拉着的大塑料布横隔在屋中间。这“塑料墙”的另一面，就是苏洛的世界了。

“美芳，你又要上去‘坐月子’啦！”苏洛朝抱着床柱正往上铺爬的那位姑娘喊道。

这美芳，额前的头发做得像刺猬似的，一根根竖起，恰似怒发冲冠；口红把嘴唇涂得十分夸张，加上胭脂和眼影膏的过分抹擦，整个脸部的轮廓线反而模糊了；那耗子般躲躲闪闪的目光，机警和痴愚混杂在一起，叫人很难马上估量出她的智商程度。听苏洛喊，她犹豫了那么几秒钟，但还是很快爬到了她的上铺，靠墙往床头一坐，那样子还真像是女人在坐月子。钟吟看后直想笑，但为了友好，她忍住了这份会引起误解的笑。

“这是岑岑，是个乖小孩，”苏洛朝另一位姑娘那么意味深长地眨眨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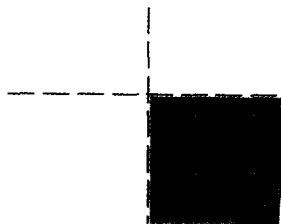
岑岑拿着扫帚，站在那里大胆而又戒备地望着钟吟。她个头较高，过肥的衣服遮住了身子的曲线；她把袖管卷得高高的，露出的双臂宛如鲜嫩的藕。

“你好，岑岑。”钟吟伸过手去。

她迟迟疑疑接过了钟吟的手。

“刚到？和我们一起住？”

“是啊，欢迎吗？”





她没有说欢迎，也不说不欢迎，放下手中的扫帚，帮钟吟和苏洛在屋角又拉开了一个床铺。

苏洛又变戏法似的拿出几大块塑料布。这里敲敲，那里捅捅，不多时，她和钟吟的铺位之间又拉开了一道“塑料墙”。她的小天地为钟吟割据了一半，她钻到钟吟这边，颇为得意地问：

“怎么样，我们这个行宫还能专门为你设一个创作室，满意吗？”

“你很会生活，应该到电视台主持‘现代家庭’、‘袖珍家庭’一类的节目，准受欢迎。”

“哼，你住几天就知道了，这地方是不是安逸！说不定狐狸精会把你吓跑的。”岑岑乌着脸说：

“你又放炮！”

“都像你这么烂好人，世上的坏人会越来越多，知道吗？”

“那么整天搞阶级斗争好？”苏洛依然笑嘻嘻的。

岑岑嘀咕着出门倒垃圾去了。

新来乍到，钟吟不便多问。安置好后，她松了口气：“今晚找个地方去吃一顿，我请客。”可当她踮起脚看那上铺时，“坐月子”的美芳已不知去向。

“她是个幽灵。”苏洛说。

“请她吃饭，你还不够级别。”岑岑拉长声调。

钟吟哭笑不得。

二

三江口风平浪静。迟去的晚霞一味地向江面抛吻，使三种不同的江水害羞似地泛出绯红色，带着少女般的情愫……蓝、青、黄三条江水，当它们汇合在一起时，那番宁静与和谐



常叫人惊叹不已。想跳江的，在它面前站上半天，会彻底打消掉原先的念头而悄然退去，而本来活得好好的，在它面前站半天，突然会生出想进入它怀里的欲望……真是条诱人的江。

“钟吟，等久了吧！”李导演突然出现在正对江凝视的钟吟面前。

钟吟像盼到了一颗救星，劈头就问：“你说，这本子能改好吗？”

“那就要看你的了。制片厂能同意你来修改，毕竟是跨出了一大步。”

李导演目光深邃，她无法窥测到一个明确答案。李导演是她曾经发表过剧本的那家杂志社介绍给她的，她曾带他去姐姐家里谈过剧本。上午他们在电话里约好，到三江公园谈剧本的事，他的守约驾到，自然减轻了她的心理重负。几天来，她总不相信自己的本子会很顺利地搬上银幕，尽管她并不认为自己的剧本比别人差。电影界的好事多磨是出了名的，写电影剧本的都管自己叫“触电的”，可见不容易。想使剧本上银幕，怕是奢望，钟吟实在不敢太乐观。李导演握有剧本的生死权，他的意见不亚于皇上的圣旨。

“不瞒你说，你面临的竞争是激烈的。有的剧作者已到处在拉赞助了，因为我们厂是刚成立不久的新厂，资金相当短缺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李导演的目光里有着深不可测的东西。

钟吟有点感到喘不过气来。

“不过，你放心，我们除了讲经济效益，还要讲社会效益，懂吗？”

本来很明白的道理，叫他这么一说，她反而迷糊起来。她怔怔地望着他。

人到中年的李导演，已过早地谢了顶，可谁也说不上这





辈子他到底拍过哪些电影，也许他活得并不比她轻松。望着他因脂溢性皮炎而显得油亮亮的前额，钟吟心中涌起一股怜惜，突然觉得他和自己一样可怜。不能再逼他了，她想。

“剧本从整体来讲还是可以的。现在你要更深一步挖掘，要能引起社会的反响，懂得我的意思吗？”他从公文夹内取出了她的稿本，开始谈起他的修改意见。

月亮不知不觉地出现在了天幕上。三江水收回了它所有的色彩，对着月光，开始了轻轻的吟唱。公园里的游人渐渐多了起来。

听着李导演滔滔不绝的观点，钟吟感到自己在厌烦，可又不得不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。朦胧的夜色遮住了人的表情，李导演并没有发现她的异样。

终于，李导演结束了他的宏论，他要听听剧作者的想法。剧作者却淡然一笑，接过稿本只是表示马上动笔修改。

“不用匆匆忙忙，一定要心中有把握了再动笔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钟吟惶惑不安起来，这“把握”应该如何理解，根据“蒙太奇”的要求，她对导演的许多意见不敢苟同，就算是全照导演的要求去改，她也难有把握成功。突然间她觉得手中的稿本异常地沉重起来，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导演拍了拍她的肩膀，用长者的口气洒脱地对她说：“今晚轻松轻松，走，我请你喝咖啡去！”

“不了，我昨天一到就忙着安排住宿，今天又找了半天你的电话号码，现在我想早点回去。”

“我差点忘了问，你住宿安排在哪里？本来按规定你可以住制片厂招待所，但为了少点麻烦阻力，我就没提这要求。你住在姐姐家？”

“不，行宫。”



“行宫?”

“那几位姑娘都这么叫,我就客随主便。”

“你可得作好思想准备哟,修改电影剧本并不是一两天的事。”

“我知道,人生的每一道关口都不那么好过,我不怕吃苦,因为我童年的摇篮就是苦难。”

“喂,钟吟,恕我冒昧,我想问一句,你和你那位在国外的母亲关系到底怎样了?”

见钟吟沉默不语,他又开导道:“母亲到底是母亲,尽管她在你才几个月的时候就抛下全家走了,可她也有她的难处,这种历史原因我想是不能归咎她一人的。你应该谅解她。”

“我无所谓,她也不在乎我的谅解与否。她心里要有我们,也早该来看看了。”她仰头望那若明若暗的弯月,目光渐渐模糊起来。母亲在她的印象中始终只是一个苍凉的背影。父亲把她们姐妹俩带大后也另立家室,搬到了另一座城市居住。除了姐姐钟欣常与双亲通信道安外,她一年里难得修封“家书”。尤其是母亲,前两年才接上的关系。她与她像陌路人,母亲在那边有丈夫,有孩子,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,她不想去打扰她。导演提起此事,只能使她伤感。

导演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压抑,他故作轻松地又拍起她的肩膀:“走,我送你回去!”

走出园门,大街上闪烁不定的霓虹灯又引发出导演的种种感叹:“从你发表的剧本来看,你是很有潜力可挖的,按理说你也早该有本子上银幕了。然而就是这么多说不清,道不明的名堂限制了你,使你总难开花、结果。不过,还不晚,好好干,前途还是光明的。我愿助你一臂之力!”

钟吟瞥他一眼,说不清是感激还是怀疑,她的目光中有





着一丝隐隐的哀愁。

三

屋内的小日光灯给物件投下了冷冷的阴影。塑料墙这边睡下铺的岑岑已进入沉沉的梦乡，上铺却只见被子凌乱地堆在床角，几件换洗的衣服扔在那里，主人显然还没有回来。

钻进塑料墙这边，苏洛正靠着床栏在听函大讲课录音，她发誓三年内拿个大专文凭。见钟吟进来，她从床上跳下，忘了摘下的耳机差点带落了录音机。

“导演认为希望大吗？”

钟吟没有马上回答。她把包往床上一扔，自己也跟散了架似的，倒在铺上。

“我这人不会有好运气，我知道。”

“你太悲观！我都想博一记，你就不能？别灰心，我来当你的后勤部长，你就一门心思改剧本吧！”

钟吟这时才发现她的这边增加了一张书桌。她起身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几块大煤渣砖垒底上面铺了一块木板，木板上面蒙了张大油光纸，不用说，这又是会生活的苏洛为她弄来的。钟吟笑了，满眼的泪水：“看来我一人‘触电’还不够，把你也得捎上。”

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我是另有所图，想当上角色啊！”

苏洛又咯咯大笑，耍起了嘴皮子。

怕她起疯劲，钟吟忙改口道：“睡吧，睡吧，不早了，我得到外面水龙头去洗一下。”

“我用电热杯给你烧了一瓶开水，你可以洗脚。”

“留着明天喝吧。我早就用凉水洗脚了。”

她撒了谎。其实，她在县文化馆有间不错的住房，开水随